

佛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埃

敦煌壇經讀本

鄧文寬校注

敦煌坛经读本

邓文宽校注

·后浪

民主与建设出版·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坛经读本 / 邓文宽校注.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139-2021-6

I. ①敦… II. ①邓… III. ①禅宗—佛经—中国—唐代②《六祖坛经》—注释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9309号

敦煌坛经读本

DUNHUANG TANJING DUBEN

出版人	李声笑
校注	邓文宽
责任编辑	王 颂
特约编辑	刘 早
封面设计	墨白空间·张 萌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2021-6
定 价	42.0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著者简介

邓文宽，1949年3月生，山西省稷山县人。1972—1975、1979—1982年，两度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起，供职于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直至2009年退休，任研究员（二级教授）。主要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中国天文学史，出版《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博本禅籍录校》（合作）、《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等，发表论文、调查报告、书评、散文等各类文章近二百篇。

后浪·古典文学

唐宋名家词选

龙榆生 编选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龙榆生 编选

论语新绎

吴宏一 著

老子新绎

吴宏一 著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

衡塘退士 选 金性尧 注

金性尧选宋诗三百首

金性尧 选注



后浪微信 | hinabook

筹划出版 |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 吴兴元 | 编辑统筹 | 梅天明

责任编辑 | 王 颂 | 特约编辑 | 刘 早

装帧制造 | 墨白空间 · 张 萌 | mobai@hinabook.com

后浪微博 | @后浪图书

读者服务 | reader@hinabook.com 188-1142-1266

投稿服务 | 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直销服务 |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LTD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惠能傳

惠能（六三八—七一三），中國唐代僧人，禪宗南宗創始人，史稱禪宗六祖。俗姓盧，原籍范陽（今北京西南）。幼年喪父，後靠賣柴養母度日。傳因聽誦《金剛般若經》，乃投入禪宗五祖弘忍門下。弘忍為選擇嗣法弟子，召弟子作偈，上座神秀寫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惠能也做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臺，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深得弘忍贊賞，密授法衣。因恐人爭奪法衣，潛回嶺南。六七六年在南海法性寺遇印宗法師，得以落髮。次年回韶州（今廣東韶關）曹溪寶林寺弘法。惠能以前的禪法強調“藉教悟宗”和“漸悟”，惠能則主張“教外別傳”和“頓悟”，注重淨性，強調自悟，認為“自性迷，佛即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即見性成佛。弟子法海將其說整理成書，名《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簡稱《壇經》，為後來禪宗“宗經”。武則天和唐中宗召他入京，均婉言謝絕。逝後唐憲宗追謚“大鑒禪師”。一些士大夫欣賞惠能，王維、劉禹錫、柳宗元都曾為其撰寫碑銘。弟子共四十餘人，著名的有神會、懷讓、行思等。^①

^① 本文根據《不列顛百科全書·Hui-neng》編寫。

前 言

在中國文化典籍中，對後世能够產生既深且久之影響者，《六祖壇經》恐怕是少有的一種。這部佛教著作自唐時問世，至今已歷時一千二百餘年。千餘年間，屢經增刪，今日已有二十多種版本。其中以敦煌石室所出的幾種抄本時間最早，也最貼近六祖惠能的禪法思想，從而更受各界人士的看重。我現在所做的這個校注本，就是以敦煌本為據進行的。

敦煌石室所出《壇經》抄本現知有五種：（一）斯5475號，現藏大英圖書館。這個本子首尾完整，但中間脫掉三整行；字迹拙樸，說明抄寫者文化素養不高。（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岡字四十八號（膠卷號8024）。此本首殘尾未抄完，約存完本文字的三分之一。字迹不算工整，却嫻熟。（三）原旅順關東廳博物館藏本。原有四十五頁，本書寫作時僅見首尾照片各一幀，後知全本今存旅順博物

館。據末頁尾題，知此本抄於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公元 959 年），也是現存五種抄本中唯一有明確紀年者。（四）甘肅省敦煌博物館藏 077 號。首尾完整，字迹清楚娟秀，是抄得最好的一個本子，本書就是以這個抄本為底本進行校注的。（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字七十九號，僅存四行半文字。以上五種抄本，只有兩種國圖本是卷子本，其餘三種均是冊子本，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唐末五代私用小冊子普遍流行的特徵（參閱日本藤枝晃《漢字的文化史》，知識出版社，1991 年版，九六至九七頁）。

二

然而，要想讀懂敦煌本《壇經》，却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這是由於，除了還難說我們已經完全理解並把握了六祖惠能的禪法思想，寫本本身就存在大量的“文字障”。不掃除文字障礙，不要說很難理解六祖說話的本義，很多地方就讀不成句子！因此，解決文字問題，就成了許多學者努力的方向。

敦煌《壇經》的“文字障”，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由於是古人的手抄本，從而存在很多俗體字以至怪異字。這些字，在今人看來是很不規範的，但在古人，却有其約定俗成的一定之規。祇有通曉當時人們的書寫習慣，纔能確認某字即規範的某字。比如，六祖惠能被稱

作“曹溪大師”，但“曹溪”在敦煌本《壇經》均作“漕溪”，“曹”字被加上了水旁。究其原因，是因“溪”字有水旁，書寫者也將“曹”字加上了水旁。這在文字學上叫做“類化增旁字”。明乎此，我們即可將“漕溪”校回到“曹溪”。

第二，由於《壇經》是六祖當年講法授戒的記錄，有許多口語詞。這些口語，單從字形看，同今天的同一漢語詞沒有區別，但意義却不相同。比如“忽然”一詞，在《壇經》中用了好幾處，但有的地方却不表示時間，而是“倘若”“假使”之意。如果我們不了解這類詞的用法，怎麼能讀通那些句子呢？

第三，也是更困難的，《壇經》，最初產生於今廣東省，但流傳到河西地區後，因河西人有口音，從而使用了不少方音替代字。比如，“去”和“起”，“以”和“汝”“與”，“於”和“依”“衣”，“聖”和“性”，“身”和“心”等，在現存五種敦煌《壇經》抄本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互代現象。其中被前人整理得最多的英國藏本（斯 5475 號）使用方音替代字最為嚴重，因此我稱之為“河西化了的寫本”（見拙作《英藏敦煌本〈六祖壇經〉的河西特色——以方音通假為依據的探索》，載《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之《1994 宗教文史卷·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 年版，一〇五至一一九頁）。

三

中外學者對敦煌《壇經》的整理、校釋工作，已有近七十年的歷史。各家所取得的成就，可參見下面的“參校本”說明，這裏不再細述。總體上看，可將以往的工作分作兩個類型。第一類是從禪宗史和佛教思想史的角度進行。這種方法雖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尚難對古寫本產生真切的認識，出現的問題也就不在少數。第二類是從“敦煌學”的角度來進行。由於整理者是專門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從這個角度切入也就帶有某種必然性。從寫本自身具有的時代、地域特徵出發，力圖探明其原義，便成了使用“敦煌學”方法整理《壇經》的特徵。

我從事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對敦煌寫本的基本面貌應該說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但是，如同多數讀者一樣，起初也是讀不通，讀不懂。將近有半年的時間，雖反復展讀敦煌本《壇經》，但無論如何深入不進去。單就“起”“去”二字來說，《壇經》中混用的就有十來個地方，這是爲甚麼呢？突然有一天，想起我家鄉（晉南地區）人們說“你去不去”時，口語說成“你氣不氣”，“起”和“氣”音近，那麼，“起”“去”相混是不是也是方音在“作怪”呢？由此產生一個懷疑，敦煌《壇經》中一些字可能被方音字替代了。以此爲出發點，去大量閱讀各種類型的敦煌文獻資料，尋求旁證。

事實證明，這個認識是符合敦煌《壇經》的實際的。但是，光有旁證材料仍舊不夠，還必須從理論上給予說明。後又閱讀中外學者對唐五代河西方音的研究成果，證明我的看法是有根據的，從而將《壇經》中方音替代字歸納為五個大類：（一）止攝、魚攝混同，（二）聲母端、定互注，（三）聲母以審注心，（四）韻母青、齊互注，（五）韻母侵、庚互通。以此為據，我所找出的那些方音替代字均可歸位。至此，我心裏總算一塊石頭落地。

以上認識是本書進行校勘工作的重要依據。為了持說有據，凡首次校勘方音替代字時，均加舉證，力戒空談。這樣，有些校記就寫得較長。但考慮到敦煌《壇經》原文僅有一萬二千餘字，方音替代字就發生了百餘處，這樣處理恐怕並非多餘。

在注釋證語詞方面，也加重對一些中古時代口語詞的注釋，並予舉證，以期讀者對古代語詞產生準確理解，從而有助於讀懂《壇經》。

四

下面是本書校注工作的幾點說明。

第一，底本、校本和參校本：

如前所述，本書所用底本選自敦煌博物館藏 077 號。此本是一個方冊式抄本，共有五種文獻，依次為：（一）《菩

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二)《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見〕性壇語》，(三)《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四)《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尾題)，(五)《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壇經》僅是這個方冊式抄本中的第四種文獻，載於第九〇頁至一七三頁，每頁六行，共四九六行。關於這五種文獻的全面整理工作，我和學友榮新江先生已有《敦博本禪籍錄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可供參考。

敦煌所出另外四種《壇經》抄本，雖不及底本為佳，但也是同一系統的《壇經》抄本，取之與底本互校，同樣能解決不少問題。至於傳世本和今人的整理本，雖各有得失，但也是值得重視的，因此取之為“參校本”。現簡介如下。

校本——

甲本：斯5475號。冊子本，首尾完整，中缺三行文字。

乙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岡字四八號(膠卷編號8024)。卷子本，首缺尾未抄完。首起敦博本第一〇九頁第一一九行“為妄念故”之“念”字，尾至敦博本第一三七頁第二八八行“塵勞是魚鱉”之“鱉”字。

丙本：原旅順關東廳博物館藏本。冊子本。據記載，原有四十五頁，本書寫作時僅見首尾照片各一幀，原本今藏旅順博物館。第一幀照片起卷首，至敦博本第九一頁第七行“能大師言”之“大”字；最後一幀內容非《壇經》，但有尾題：“顯德五年己未歲三月十五日(以下不清)。”案，

“己未歲”爲顯德六年（公元 959 年），題“顯德伍年”誤。此本爲五代後周時抄本。

丁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字七九號，僅四行半文字，但書寫極工整，屬於寫經體。

參校本 ——

（一）惠昕本：惠昕《六祖壇經》，日本京都市堀川興聖寺舊藏本。見（日）柳田聖山主編《六祖壇經諸本集成》，1976 年，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

（二）契嵩本：契嵩《曹溪原本》，見柳田聖山主編《六祖壇經諸本集成》。

（三）宗寶本：宗寶《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明版南藏本。見柳田聖山主編《六祖壇經諸本集成》。

（四）惠昕等三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的合稱。

（五）西夏本：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壇經殘頁譯釋》，載《世界宗教研究》1993 年第三期，九〇至一〇〇頁。

（六）鈴木校本：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敦煌出土六祖壇經》，1934 年，日本東京森江書店出版。以甲本爲底本，以惠昕本入校。

（七）閻校本：Philip B. Yampolsky: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he tex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 translated, with notes*, 196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閻波爾斯基：《敦煌寫本六祖壇經譯注》，1967 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以甲本爲底本的校本及譯注。

(八) 石井校本：石井修道《惠昕本六祖壇經之研究——定本的試作及其與敦煌本的對照》，載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十一號（1980年）、第十二號（1981年）。試圖作出惠昕本的定本，兼作甲本的校定，同時將二本對照刊出。

(九) 郭校本：郭朋《壇經校釋》，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以鈴木校本為底本的校釋本。

(一〇) 金校本：金知見《校注敦煌六祖壇經》，載同作者編《六祖壇經的世界》（第九次國際佛教學術會議紀要），1989年，韓國民族社出版。以甲本為底本的校本。

(一一) 田中校本：田中良昭《敦煌本六祖壇經諸本之研究——特別介紹新出之北京本》，載《松ヶ岡文庫研究年報》第五號，1991年。以國圖本為底本的校本。

(一二) 杜校本：Catherine Toulssaly: *Sixieme Patriarche Sutra de la plate-forme*（凱瑟琳·杜莎莉：《六祖壇經》，1992年，法國巴黎友豐出版公司出版）。以甲本為底本的校本，書末附有甲、乙、丙三種校本的照片。

(一三) 楊校本：楊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敦博本為底本，以甲本及惠昕本入校的錄校本。

(一四) 潘校本：潘重規《敦煌壇經新書》，1994年，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以《大正藏》所收甲本之錄文本（見《大正藏》第四八冊）為底本，以甲本、乙本、丙

本、向達過錄敦博本人校的校本及寫定本。書末附有四種入校本的照片。

第二，校注原則和符號：

（一）原寫本不分段落，一氣抄成。爲便於今人閱讀使用，現據文義分段。

（二）校注以所分若干段落而各自形成的單元分別進行，校、注內容在單元內統一編號。

（三）原寫本中的俗、異體字，除少量確有必要保留者，一律改爲通行繁體漢字。

（四）凡改、刪、增補底本文字者，一律出校記說明。

（五）原文缺字用“□”表示，缺幾字用幾個“□”。

（六）增補文字放入“〔 〕”中，出校記說明之。

（七）文字尚難確定者，其後加“（？）”。

（八）校本與底本文字不同，而底本爲是者，如“性”借作“姓”之類，一般不再錄異，以免繁瑣。

（九）後出校注與已出相同者，即指出參見某頁校注某，避免累贅。

（一〇）凡吸收他人成果者，一般指出“參見某校本”，以示不掠人之美。

目 錄

前 言	1
敦煌本《六祖壇經》校注	1
敦煌本《六祖壇經》的整理與研究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演講	115
後 記	159
再版後記	161
附 录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63

敦煌本《六祖壇經》校注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① 若波羅蜜經

——六祖惠能^② 大師於韶州^③ 大梵寺^④

施法壇經一卷兼授^⑤ 無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記^⑥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⑦ 無相戒。

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據^⑧ 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士〔三十〕^⑨ 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⑩ 行後代，與^⑪ 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⑫ 傳受，有所依^⑬ 約^⑭，以為稟承，說此《壇經》。